夏峯先生集

夏峯先生集卷之一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語錄

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爲性者言不可不愼也念菴毎提戒愼恐懼爲龍谿忠告見良友切磋之益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

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學者
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
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
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
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治鑄之手
問古來聖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槩論也伯夷
柳下一隘一不恭斷不能相易泰伯文王斷不爲湯
武之事龍比亦不能爲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
人倫典樂明刑五臣亦不相易而況其他行造其極

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峰入微如金之足色

正以不能相易爲絕詣也何必同同道者此心此理

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

人自謂無不可爲到手成窘皆不達于此

學問不長進只爲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

下手做工夫若眞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得

問文山功名滅性忠孝勞生此語眞是念處何以謂于

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

之一節一日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

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柴一日不滅生貴乎厲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念庵文山然已

問非禮義之人而以禮義來當何以應之日以禮義心應之而已矣稍不安而飾禮飾義之心即知是知非之心轉移化導正賴吾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憫人陷溺內省愧赧轉一念人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莫輕視之應人之遭心薄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

願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此悲憫

之言也

王思輿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因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尙動心靜修云誤人最是宴師德何似春生未唾前此處正好參看

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爾宲有愧夢魂難慄此正戒懼之疎耳家貧覘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

劉元德謂元龍于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臺成千秋之贊至快哉斯語想見其人茅止生嘗欲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居最

上亦其志之所存也客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居何人乎曰儼客頗多遮居其上天啓乙丑丙寅郭林宗陳太邱其選也崇禎癸未甲申又屬之管幼安田子春迄今老矣其惟衛武公乎

毀譽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爲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無遺議儼然推爲古之大臣未免是譽墜于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氏之傳詆之者援人證已必以爲僞學令不得出頭未免是毀乃知史冊中綱大

毀譽者不知凡幾讀史者先矢虛公方可著眼處已

處人之道亦如是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

難考不倒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

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

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

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福如亂

臣賊子偶被顯榮未及戮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

無不自己求之者黃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容色辭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惴慄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誾誾侃侃行行皆自鎔鑄中來

心一天地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元無隔礙只爲私欲間雜插藩樹棘遂令一室之中漸分胡越然乍見之惻隱嘑蹴之羞惡未嘗不在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來有已時此心之存焉寡矣人者天地之心也人

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淸寧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

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混爲一不可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

病不小

能自立者不倚于人能慊心者不狥其跡名義以褆躬

非爲矜巳也乎恕以晉事非爲狥人也

予靜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則接孟子之傳者實惟予靜稱羽云王陽明其今之陸予靜乎則接陸予靜之傳者實惟陽明鹿伯順亦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傳者實惟伯順一脈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紊

客問人生最喫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即志士求

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遯跡以遂高

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

問處人之道曰無敢慢尊嘉是無慢矜容更是無慢

問處巳之道曰只要清其願外之念不願外便自得

矣須是用戒懼功夫

性急無耽延之病心細無疎漏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

然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躁心細則不能寛容而病

在苛膽小則不擔持而病在脆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士志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無成而不至者矜心與熱心為之也矜心似任而自是喜盈而損熱心似氣而未沉暴而易折而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曰知缺者知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五十年守貧即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于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

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此非眞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

論古人只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卽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爲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徵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譏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爲束縛爲拘板不打破不得

脫洒自在焉知脫洒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于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問孝友爲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忿睚乖戾骨肉賊傷政孰大于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爲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于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

奢儉豈約數有循環勢相倚伏達人斟酌損益當於未窮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束手如不審于履盈持滿一味席舊習非陰陽消息之道也

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凡語言不從默中檢點行事不經靜裏參詳皆屬苟且己心不快人安得帖服

逮日取友清靜坐觀心問中一樂八字作功課答曰心何用觀日為其不在也客日不在而何以觀日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

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愚謂詩亦道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于道所以爲千古詩人之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離道而云精于詩精于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不貴也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學問須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人說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

爲甚而可輕視之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學可

令吾身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千古上下皆聯屬於呼

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

亦莫於物耳何以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峙皆氣之爲也而知覺有

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峙有聚散流峙

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

善無惡也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如意卽喜小小拂意卽怒小小利害卽恐懼其根源總以聲色貨利爲著落故抵擋習俗必豪傑之士

甚矣哉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眞與習化機成天作卽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眞性流行與天爲徒終是習氣未淨

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捨

或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爲知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爲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之人也其生也榮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從開闢到今不知有幾多衆人憧憧往來于時行物生之中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耳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

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撑拄從來大聖大賢爲君爲相爲師爲忠臣爲孝子家傳戶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何嘗不至今在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盖吾儒盡性至命之實地若如二氏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个字贊乾之德愚謂聖人法天則七个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撓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潔淨微密之極矣然以此律古聖人恐堯舜文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

哉乾乎聖人之于天道亦非可一蹴至也
友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
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
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
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
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亦致其
本無蔽者而已元來者斲喪殆盡認後來之情識意
想以爲元來皆自失其實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虞廷五聖人契司教敷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敘相合其德至矣哉賢聖之君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人也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禰兒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也名心未破也禰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類其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于變動勝氣未降則浮動之氣烏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的然之

好爲足語於閒淡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道之人從何用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要認得分明

以孝弟仁讓爲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過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還此爲根本楊無庸闢墨無庸誅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爲快不知此小人閒居爲不善自驅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首

曰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
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堯兢舜業以至諸儒之
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衍於無窮此正天命之
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怕先聖
垂訓厲世之戒頑冥放逸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君子不獨畏大人而匹夫匹婦不敢忽不獨畏聖言
而芻蕘工瞽皆可採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
用常行中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處顧諟
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

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予度問眼前有些難過因我輩學力正在打點眼前眼前見得親切接人處事毫無積己損人之念寸心自是清寧觸目皆鳶飛魚躍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千古此須臾千古此時而此心不時去人欲存天理時時刻刻不肯放下則見利自然思義見危自然授命眼前一不親切則應事未免錯亂事後而悔不已遲乎眼前者現在也現前無拂鬱無厭欠則自然無入而不自得矣難過二字無非用度不足試看眼前足

用之人卻也有些難過夷齊首陽之餓誠處正是自慊之處從來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人亦是求無愧眼前耳餓夫撐拄天地莫小看他

問漢史如何無孝子傳曰漢家舉孝廉則孝友不在家庭而在朝廷矣是時去古未遠孝子猶多迨至於晉此風漸邈雖傳孝子以李密稱首東堂慾悁殊非本色嗣是而後漸不可言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所謂孝子悌弟者間亦有遺議焉乃知人人親長而天下平堯天舜日亦不過九族親睦

卽昭明於變亦祇是無不親不睦之人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從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孟子以衣帛食肉不負戴爲王道之始可見外此別無平治之法

在修問伯順先生一段破懼之學是如何曰伯順曾以發金花銀觸神宗怒遣中使召入天威不測時伯順在賈孔瀾寓飲食起居不失常度總緣平時見得分明故臨時不致錯亂懼是非懼風波懼利害以至患難死生之際有一毫疚心愧色便不得無憂無懼眞正豪傑從戰兢惕厲中來能戒愼恐懼纔能破懼到

得能破懼時則喜怒哀樂亦無甚不中節處

問學下手處曰日用食息間每舉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違天理拂人情處便是學問於天理似無違而於人情微有拂者應如何曰理求其在我一念違難以自愜情則問之於人不拂亦是天理中之人情若天理外之人情卽拂也庸何傷一味拂人以拗成性一味不拂人以順爲正士君子自立之道政宜辨之於此

隨時隨處體認此心此理人生只有這一件事所謂必

有事也

閒然遁世不願留姓字于天壤間者此古聖心仝不慍

不問境界學問不到此終不足色

五修問日用間起念舉事接言頭緒時覺錯亂照顧不

及時工夫又斷了此病應如何曰起念舉事接言是

吾心與天下貊通之脈絡莫輕看起念無妄以義制

事以道接言便是大聖賢境地不能當下合拍便覺

頭緒錯亂須著一番心照管大凡錯亂處皆是人欲

牽纏見已而不見人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正在此處

用工夫不用工夫安見已有錯亂見有錯亂決無到底不返之理時時見有過可改有善可遷纔是聖賢磨鍊工夫

問收放心須是靜坐仍有雜念往來胸中不能掃除應如何曰收放亦是隨時隨處體認天理雜念往來便是於天理有礙當下掃除豈容姑待姑待之心便是聽其放而不知求一掃除則此心仍歸本舍不以天理作主此心安得有靜時靜安之體只是不爲私欲擾亂雖動亦靜也陸子靜專講求放心與先立乎其

大者而先立乎大又是求放心主腦

問先生嘗云理學節義事功文章諸其一足以爲人然四事有可相兼者有不可相兼者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緩急先後之序亦宜有辨否曰理學節義事功文章總是一樁事其人爲理學之人遇變自能殉節當事自能建功操筆自能成章觸而應廹而起安有所謂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學則節義亦屬氣魄事功未免雜霸文章祇成空談耳即如事親從兄以至刑寡妻信朋友亦是一樁事然

其義總統於事親如不違于禮諭親于道古來仁人孝子自有苦心極慮不失其身以事親一語千古定案處兄弟處妻子處朋友總從此一念爲慕動或直或婉或順或逆自無犯手難行之事志欲覆天下而力不能庇一室何必勉爲慷慨激昂之行也

居巳之道惟一敬字處人之道惟一恕字以責人之心責巳以恕巳之心恕人則得之矣

謂奏雅等曰汝師伯順先生生平有三變爲諸生時有嗜書之癖飯至呼之常不應初登第一介必嚴萬人

必往故到處能循職掌人人驚爲破格事榆關三年功名之念已灰生死之關亦破每以朝聞夕死爲訓柄故能從容就義而神不亂

謂望雅等曰此心一日之間不可無事無事則非必有事焉之意又不可令其有事有事則非行所無事之意然則相妨乎曰非也無事則一飲食日用悠忽無知之民耳烏能行所無事哉必有事者集義而心慊到得心慊時自能行所無事矣先自必有事始

學者立身先辨雅俗存心貴審欺慊自眞儒道喪欺詐

相高愼獨誠意之功絕無過而問焉者且不知辨雅俗爲何事認世情紛逐爲不可少厭澹穆蕭寂爲不足觀閒有一二脫畧塵網而詆毀非笑者衆矣所謂抵擋流俗必豪傑之士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即改有善即遷豪傑所以證聖也此全是眞僞欺慊之分陽陰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學者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

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始向學終無學之日矣

學問喫緊當先透死生之關此關一透功名富貴自可不消費力人能念念不忘死候日夕戒懼臨深履薄自不敢恣情縱欲作越理犯分之事進遜史公云常念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心自生

學人用功與其侈言千古遠談當世喫緊處只要不虛當下一念自子而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能實實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

有不去非道貧賤之心常常不放則自朔而晦而春而冬自少而老總此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不用力而心放矣澄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時此際戒愼之功豈容他人著力

孔門尚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喫緊工夫只在克己夫子不獨告顏子即語仲弓是教克其不敬不怨之己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己也凡語諸賢皆因病下藥俱是教之克己

世人有一人不求富貴也哉求富貴之人有一念不在

爲貴也哉求之途厥而求之念奢此心之放全放于此愈求愈放愈放愈求本心遂一出而不復返入謚失其本心不得不以習心爲主大家亦相安恬不爲怪今欲求放心也唯時時提醒默默體認從言行上求信果於家庭中盡孝弟但求爲世間一有恥之人此便是道德此便是聖賢人人俱足不待外求淡其欲富之心而堅其守貧之念如其不能淡不能堅則痛責吾志之不立若負入世之大疚而難以比于人則其心自凜然常存而不敢放故欲求此放心必自

責志始

人生不得受享只爲戚憂懼三字戚能令人識眩憂能令人神悚懼能令人骨竦泰寧之宇自生蹈躊循環無端廓清無曰只有仁智勇三字彼將不驅而自退矣然只一誠字盡之誠則無蔽而明誠則無疚而樂誠則無欲而剛

能放下時占力量無歇手處驗功夫

堯舜兢兢業業文周翼翼乾乾與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夫豈有二乎哉兢業乾翼正所以完保此

樂之本體孔非發憤何能樂以忘憂顏非竭才何由
欲罷不能濂溪教人尋孔顏樂處明道云鳶飛魚躍
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其旨微矣
問黃石齋廷杖八十猶自負知易趨吉避凶之道安在
曰文王羑里時豈尚求學易乎易卽是道患難死生
不離乎道無入而不自得方謂知易學易者學此而
已必欲遊藝術士之見也
問一身無主日夕營心何日是了期曰須知了心之法
則當下可了不知了心只于軀殼上求個完全無缺

欠則終身無了期從來滿谿壑之欲不足滿耳目之
娛而饑餓不能出戶誓死不忘滿壑者御所以鄭重
其身不爲穢汚所點染耳老氏謂身爲人之大患旨
哉言乎耕漁爲業至人託跡即採山中之藥拾澗底
之薪皆古爲人行徑安分量力不起非望便是了當
法也

問道在何處曰道在眼前曰眼前何者是道曰任舉一
物一事莫非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果覺得然一
物一事非道時行物生古今天地皆呼吸于一氣之

十方是吾之全體

我輩不必患人之輕言也自能謹言則輕言者亦吾師矣不必患人之好高也但能自下則好高者亦吾師矣善者之從猶有限觸不善而能改則無人非師無地非師受益寧有窮耶此之謂能自得師

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對之人相對之物對之我正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能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諸遠且難不知道者也學而時習之智及之仁能守之知之好之樂之皆指此眼

前說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問孔顏之樂如何偏在疏水簞瓢曰其老腳全在發憤忘食吾見其進第思所憤者何事所進者何事是全無已私隔斷故能無入而不自得

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堯舜躬行其事孔子必統乎理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兩稷顏回同道一是仁覆天下一是天下歸仁非兩件物兩件事誠之至聖之至安焉者也學而知利而行勉焉者也本體各具因氣拘物蔽遂小其家當至斧斤之伐

牛羊之牧而本心竟全失矣失其本心者失其仁便
不成人孟子一口道破曰仁人心也蓋謂帝王聖賢
與夫婦之愚不肖皆天地所生之人則皆有天地萬
物一體之心故急須學力由幾希乍見各就惻隱羞
惡之端而擴充日用道學自修工夫則不患不與仁
相近也學修工夫非無把柄無著落子臣弟友能盡
分視聽言動能循禮喜怒哀樂能中節所合于仁者
合此也形迹格套不必論只在毋欺求慊處取齊淸
亦仁中之淸忠亦仁中之忠果達藝皆仁中之一節

一目總不得爲仁顏氏子三月不違庶幾與天合德四時合序豈可輕爲他人言其所告及門爲仁之方者皆隨所在而强爲指稱者也指稱種種原爲人覿面成違不得不隨在指點而記者直曰罕言原非言之能盡也仁必本于孝弟此正天地生人之根仁義禮智樂之實豈能于事親從兄之外別作道理堯舜之道惟孝弟孔子之行在孝經盡之矣

問處毀譽之道曰聞譽掐惕慮有過情之恥聞毀加修借爲自全之路

問人有君子有小人豈容概以一厚待之曰使君子益進于君子非能轉小人爲君子此天地父母之心也何厚如之

問爲人曰無爲其所不爲問治心曰無欲其所不欲一毫非禮非義之事不涉一毫非禮非義之念不萌此是何等境地

問聖賢豪傑亦有做不去之時曰聖賢無時不可做顯晦窮達總不必問豪傑即有不能濟事之時然無不可見之心

人生第一喫緊只不可見人有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則親疎遠近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坑塹中矣臣弒君子弒父亦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可畏哉

死生之關不破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用所欲惟生矣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爲所惡惟死矣史冊上多少遺臭之人皆從此欲生惡死之念做去能透此關功名富貴自無犯手處

問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二語足盡道否曰無物不有者

道之大萬物所以皆備也無時不然者道之久至誠所以不息也此外還有何事

少有勞于人而提在口邊矣少有觸于我而動于心浮矣人在疾病而責其言語之中節人在饑寒而責其禮義之無欲刻矣腐矣

有情識不能無是非有是非不能無好惡有好惡不能無毀譽聞毀而怒聞譽而喜者不知學者也易曰無疚無惡方是闇修之體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猶有名心爲不虞之譽所謂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以求財揲蓍曰易配道義而論吉凶聖人之書也求財非君子之道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富不可求聖有明訓大抵非道非義之事不慊己心焉能對越文周孔之靈六十四卦中三十四卦言貞此可爲戒慎之君子道難爲無忌憚者言也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知聞知傳道之人也微危精一拔中之人也卦辭爻彖用易之人也三千餘載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禹

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于天

學問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飲食而有裨于綱常名教其規模宜宏操功宜闇不從闇然處用力便是假之也

故論語首章卽拈出不慍二字

儒者談學不啻數百家爭虛爭實爭同爭異是非邪正儒釋眞僞雄辨無已予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賢希聖之事論

孝是爲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道是親師取友之事論生死是生順没寧之事只此數卷論語無義不備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爲大儒識其小者爲小儒不歸本于孔聖之道者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之書不必觀可也

士大夫有生前無咎而死的不分曉將并其生平而喪之有死的明決而因以諒其生平者臨了一著脫然

無累方是聖賢眞實學問

昔人謂富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予謂無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知學則無一善一節之可言

馮恭節有言念中非聖念懸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懸有空即有我也我見生則夢焉馳逐而成紊我見忘則廓然順適而無跡試想了絕四是何如境界

士大夫議論偶激遂成終身之隙從來犯此病者多在賢知韓范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魏公自後把

任其手云希文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
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多異同魏公所以能當大
事也
孟子謂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大與聖
神若有間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人與聖神又無
間矣蓋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顏子造詣已幾于大人故得一善服膺勿失所謂大
可為也孔子乃位乎天德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所謂

化不可爲也大與聖難于分別而功力有淺深安勉之不同

人人有亢而悔之時一言之亢卽招尤也一事之亢卽招悔也聖人庸行終日乾乾無亢無悔

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時中在何處發而中節爲和未發時和在何處惟戒懼君子自領之

聖人於平等事看得極重大故常自歛其未能曲士于重大事看得極平等故常自侈爲無不能自歛其未能者江海之量也自侈爲無不能者井底之見也

雖大行不加焉不能加也雖窮居不損焉不能損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若固有之時而潛時而飛總此龍德耳夫豈有加損哉

德曰龍無論操三正而定四海卽衡門之下所發育而峻極者眼前皆三百三千禮儀威儀充周洋溢之景象未至龍德烏足語於此

夏殷周一禮相因而妙處全在損益如無損益天地爲死局矣六十四卦皆相遁而來不得不受不得不轉節宣陰陽摶捖宇宙古今一大損益也大哉易乎其

用無窮與天地相爲終始

易之六十四卦槩以貞爲主貞而吉皐夔一流貞厲終凶則文王箕子是已貞而凶者其龍逢比干乎夫貞矣而何以凶盖凶而不失其貞者也或曰楊左諸公不知易乎問之曰貞凶曰必欲避凶則崔魏矣烏乎可用易而不用于易其惟聖人乎

堯授舜舜授禹一中而已矣湯亦曰執中孔子曰時中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門遂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相傳宗旨善學者能于未發氣象

而見程子子思則可以因程子子思而見堯舜禹湯
孔子矣大哉中乎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乎
易其能處憂患乎六十四卦會而通之皆所以處憂
患之道不獨履謙九卦爲然也

吾人一日之間寸心靡寧幾多紛擾思慮累之也靜言
思之思慮何爲也哉期此時此事有當于理而已矣
果當于理也思復何思慮復何慮此謂殊途而同歸
百慮而一致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陰陽貞勝自有天地而已然矣陽剛而陰柔柔似不能勝剛然道心微而人心危則剛之不能制柔也明甚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而不仁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易之為用總欲化小人為君子其扶陽之意乎寧獨易也五經四書暨諸儒之旨無非欲化小人為君子

易稱龍德而隱足乎內而不待乎外人不知其隱獨行其意不易世忘世也不成名忘名也遁世無悶所以忘世不見是無悶所以忘名樂行憂違出處不分為

二一知有隱微聰可至聲聞可加非龍隱矣或曰夫子隱居求志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嘗不計及于行曰當求志時惟恐人知而不能副正所謂龍德而隱者也

從來學者每傷于所恃淺儲有淺儲之恃大儲有大儲之恃恃不同所傷一也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子細檢點病痛盡在這裏是欲破其所恃也大易洗心退藏于密其至矣乎

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明道之言至矣盡矣心何嘗

有百官萬物也心何嘗有兵革百萬也心何嘗有疏水曲肱也總之皆適然之過而已矣如是來如是往只行其無事實無一事也雞鳴平旦之頃偶一猛省令人躍然

容色辭氣固此心之操舍存亡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太和元氣至德流行故學者須用變化氣質氣質不變是心之放也正衣冠尊瞻視似飾于外然收斂身心内外齊一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學問之道在是矣

人生最不堪之境曰蹇曰困曰坎然以敗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行有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歸于得蹇詎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于困困固君子動心忍性之會矣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益以此成形即以此立教治已治人其用甚大入險出險游刃有餘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孔子厄于陳蔡而作春秋遂一時之志垂萬世之教憂患之生人亦大矣哉

士君子遭時遇主身與道俱亨者志願遂也身否而道亨者不亂羣也身亨而道否者凶咎之叢也志願之遂不能必之于天羣之不亂可勉之于已凶咎之叢可以尤人乎

欲觀天地觀之于萬物而已萬物所以成天地也欲觀萬物觀之于我而已我備萬物也人只因不識我遂不識天地不識萬物則我止爲萬物中之一物耳

問從來隱士多恍惚疑似不可爲據卽棲身山林癖性難回枯槁而死者似亦無當隱居之義曰有龍德者

然後可以隱潛見飛躍豈有異道哉有出山之隱士伊尹傅說太公孔明是已有歸山之隱士范少伯張子房是已有以隱士出仍以隱士歸李長源是已陳太邱郭林宗管幼安陶淵明王文中子周濂溪邵堯夫劉靜修不亢不悔皆隱而蘊行之趣未可與山林枯槁之士律論也嚴子陵爲隱士之宗有謂其遭時之泰遇主之知道既可行身何以隱余曰子陵而不隱不過爲際會風雲時一鄧禹一寇恂耳不臣故人尚伸其志隱然以賓師自任惡得爲石隱者乎

食色爲性今古沈迷悅而甘之不問愚知非道學自修之君子鮮能不以爲心害者認以爲性其流弊無窮提一命以砥之其防雖亦大從古帝王賢聖經世立教只是令此食色二字一一歸于禮而已矣食色蕩禮其凶於家害於國如影之隨形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問人生何事最樂曰無違心之事則樂矣時時不違心事事不違心自然充實光輝有根心生色之樂違心則疚疚疚則惡惡惡則辱惡得樂

氣勝則一人不服心虛則無人不服是取諸人以爲善所謂以善養人者也養字中有多少涵濡薰陶之意硬去服人者器量便躁而淺人如何肯服

潛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圖不反身心但求毫楮所謂賫其糟粕迷惑之甚者耳乾坤易簡時物行生此段消息無刻不在目前也認得出著衣喫飯行立坐臥活潑潑地認不出憂囚桎梏何時是舒眉展眼之日此時不借力於他人不姑待於異日當下自慣慣時即是樂時

從古英人志士當可有為之時用以攄一朝之意氣發千古之悲涼切莫當面錯過一瞬失之終身莫贖悔何及矣人之言曰運在日中浴于扶桑易遲在昃食捧日于虞淵難三復斯言不能不為有志而殞者三歎息也

世無治亂總一學術達者以天下為事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下萬物無罪窮者以一身為事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能於罪過勘得分明者窮達皆有賴焉者也獨悠悠忽忽到處視為無

罪過之人破先聖先賢格律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吾不知之矣

世人未有不愛富貴者有人焉愛身甚于愛富貴則賢矣蓋身自墮地後富貴原屬增加之物是豈可同日論愛乎人未有不好名者有人焉尤好不好名之名則益賢矣蓋名所以標此身之爲仁人爲義士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至好不好名之名則闇然與天爲遊所謂不慍而無悶者乎富貴利達之念既已不染忠孝廉節之事亦復不

皆此之謂至人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蓋萬物之生本於陰陽之氣況五氣交運益參差而不齊故有生之類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值焉何怪乎君子少而小人多乎以其間值之難似天有意閟惜而國家又失于愛護長養此從古所以歎才難也

善學者于日用飲食間須守一途轍以自固性情始不奔放觔骸始有矩度窮大而失其居何以爲崇德地乎蔑棄名教者全自不受檢束之念始

人各有一事之明只因氣躁神浮守之不定便爲曲說所亂異端所刦出見紛華而悅見獵有喜心鮮有不免而況恒人回所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無頃刻敢懈其所守也

非信不立非義之信信之賊也君子寧弗信也非恭不肅非禮之恭恭之飾也君子寧弗恭也因則不孤失親之因因之濫也君子寧弗因也所爭只幾微而相去乃千里非深于學者不能析其幾焉

雖治世不能無小人君子道長則難乎其小人故四凶

不能肆毒于唐虞之世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小人道長則難乎其君于故三仁無救于殷紂之亡伊尹不避放君之名以成千古之大忠使三年委寄于匪人安能正嗣君天下事去矣安有伊尹也周公不避滅親之名以成千古之達孝使七年委寄于匪人又安能保沖主天下事去矣安有周公也漢唐創業呂武擅權非留侯與梁公則漢唐之祚不可知而同人之助亦豈容没没也

凡事有成敗每慮有得失只計其成之得之之數一有

敗焉失焉必隕穫矣處敗在成之先處失在得之先則成也得也不足喜敗也失也不必憂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憂其中必有大過人者遇事便束手被辱卽動心逢憂輒短氣人可得而顛倒之驅役之儒生俗士之淺淺者耳

眞實學問立心必本一誠字接人必本一厚字不誠不厚作僞之術刻薄之行鬼神且惡之而況于人乎

一生成就全借共學之人與勝己者友則畏心生不期收斂自無不收斂與不勝己者友則忽心生不期縱肆自不覺其縱肆矣

有若無實若虛大聖大賢之所以忘己也能忘己乃能責己無為有虛為盈俗儒曲士之所以矜己也一矜己必至于喪己

任事之難不難于智識而難于氣骨無氣骨則是非好惡不敢皎然別白而顧惜觀望必求立于有譽無咎之地不知此正譽之所損而咎之所由積也名列逆

柰身事賊庭者不錄此二語澄汰流品大裨名教而議者咎其犯時觸忌不亦謬乎

有事苦紛擾無事苦岑寂事先苦將迎事後苦留滯無此四苦天君泰然

問某某局器太隘曰彼能隘故能守而勿失可以寡過若務高慕大則故步全失矣人以之見短者予以之見長短處是其長處然予以之見長者人又以之見短長處又成短處矣長短無定境正學問無止法據一級纔覺一級之得力前面又懸一級由其學手于

權由誠信至于神寧有盡境乎惟深造者可言得耳
人心寂然不動之初渾然一易也有感而發便生出許
多爻象來千變萬化不可究詰而總歸于至當不易
之理所以禮曰絜淨精微易教也如書便眞個有這
政事謨謨詩便眞個有這人情風俗易卻無這已往
底事只是懸空做出來千古不出其範圍此所以靈
處事接人要有一段安閒不迫急之意方能應得不錯
即作文寫字以至著衣喫飯行走坐卧皆容不得一
毫迫急著一毫迫急便是欲速便是正助學問工夫

無鉅細無顯微其正助一也

理一而已矣而氣有陰陽謂性之善者是就其理之一者言謂性有善有不善者是就其氣之雜者言也然纔有此理便有此氣共域而行反之之君子身之之理人調劑于陰陽偏勝之會陽不使之不足陰不使之有餘仍歸于理之一此所謂性無有不善

人有告人之多疑多悔者曰彼詎有此疑與悔耳今之能直行其所信者誰哉疑則明生焉或不至冥行罔覺也今有動則如已意如人意者歟有此悔庶不至

謬于前者復迷于後悟心之萌改過之漸也疑與悔正是學問入手處

問乾易知坤簡能曰夫婦可與知夫婦可與能問四時行百物生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問體用一源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問顯微無間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靜而無欲靜固定仁者之靜靜以此動而無欲動亦定知者之動動以此非無欲而動不成動靜不成靜矣

問制事制心曰心在事上見未有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而行事乃不仁不義者禮制心是謂居敬義制事所謂時措咸宜耳

吾人一日之閒行事有順不順一夜之際夢魂有安不安果能湛然如一無少動搖便可言體受歸全生順殁寧之事所謂知晝夜則知死生矣苟舍此而別求死生之道愈遠愈難安望一朝之有聞耶

問聖人明哲保身無得禍之道曰聖人固不樂處禍然禍福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第特有處禍之道不失己雖禍亦福也一失己雖福亦禍也古今以禍而成其

爲君子者宜論福以避禍而成其爲小人者宜論禍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以無耻心也呼蹴之與行道不受

乞人不屑耻心何嘗盡喪但無大人君子提醒之作

明作臧終歸汩沒遂令孔孟之教澤無權彭餓夫只

爲不苟食甘死如飴益亦耻心之所激乎

此心斷以撑拄天地者舍懋此志志不降則身不辱俯

仰千古夫子獨許夷齊眞是鳳翔千仞魯仲連嚴子

陵如生孔子之前不知如何位置

近代能挺立之人認的題目清楚守而勿失便不倒塌

若于本性靈光眞實有悟未敢輕許也堯舜周孔亟今在其精神原足包裹古今千百世後飲食男女不盡流爲禽獸者猶其遺澤也要做個千古眞豪傑會須根尋堯舜周孔之心盡脫世綱直證性初方有個安身立命之地方有個宇泰收功之期當于何處索得此人

賢者珍重其身護惜其名有轍迹可循無瑕可指聖人不磷不緇不慍無悶又進一解淵明云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言名不足賴吝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

言身不足惜也雖非聖人之訓自是達者之言

人生貴適志豈非以無累于事不役於物而志方得適乎平居暇日正好體勘此段機趣一爲事累物役則身在桎梏中猶幸一日禍之未及以爲快心媄意之計哀哉愚矣

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于此無慚便可以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而忽諸

問待人之道曰待君子宜盡吾敬事之禮待庸衆宜盡吾援引之心待小人則誠篤謹密莫示以狎侮之漸總之要以我包裹人則可以位置乎人而轉移乎人聖人君子能位置一方轉移一隅堯舜周孔則能位置千萬世轉移千萬世者也其位置之樞轉移之妙亦惟此親義序別信而已矣經常秩秩動而有節方能無大不自得不能自得者皆聽人位置而隨人轉移者也鄉黨拘曲之士耳

士大夫與其謹密無寧疎曠謹密者飾邊幅修節文鄉

嗜旨好之士而已其伎倆原止于此一投以艱難盤錯之會識膽俱裂立見窘廹歷觀古來能辦事者決非小廉曲謹之士孔文舉陳元龍張齊賢陳同甫輩竟有取焉若聖賢豪傑則廣大中更饒精微又不可以此論也

學問之道非有通天徹地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少年識不定膽未堅剛老來形衰力漸積廢壯盛之日精神可爲又多不肯爲叅無父兄師友督責之以悠忽成暴棄徒消費有用精神管公明所謂列宿不守衆

神亂行神思退幽靈風可懼三復斯言令人骨悚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内外上下然後總
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而次第出之本源澄徹即
有淤流不難疏導無有不立本而騖末濁其源而望
流之清也得乎一家之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末猶萎焉必其立之之根
未固耳立之之道豈有巳時本分自盡者並不見吾
分行圓滿之日古人榜樣一一俱在只不聽婦人言
便有幾分男子氣

放翁有云詩到無人愛處工學人不於人所不知處著力祇打點目前供人玩好此豈深造自得之士命世豪傑其所以安身立命者斷不向人口頰間襲取也

心之官則思而易則又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而歸于何思若寘然無思何以能作聖是若禪也

問何以謂之道曰感應而已矣當未感時此心寂然也一有感而喜怒哀樂之情動焉仁義禮智之性出焉偶感偶應萬感萬應其中節靈處所謂天下之達道也應處不合人已兩失其離道也遠矣

陸子曰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明其然也曰道原于天天字從皋陶發出知天則知道矣箕陳洪範禹與箕皆心與天通故孟子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吾性之所有者不容減一分減一分則失一分故物吾性之所無者不容增一分增一分則添一分邪思故曰正念不減之謂故邪念不生之謂新

問聖人之心何以能與性命天道融會無少間隔曰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

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盡性立命知天皆本于心故但盡其心而已矣

問太極與天命心性作何分解曰太極者極至之理也在天命心性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命心性之後而不為後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無終始離合之可言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此為太極而已矣

學問大頭腦總不離知止二字知得止時則此心有主任思慮之紛出而幾趣裕如也任感應之錯投而本

體謚如也

心無體以事物爲體心無用以好惡爲用離事物則無知可致離好惡則無致知之功一部大學須于此處領悟

周元公識徹全體學透本源其備之宗乎誠即太極即乾千古神聖祇此命脈天地人物從此化生曰道曰善曰易曰性命皆誠之異名耳誠之一字最難名言故註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誠無爲誠則無事復云無思本也不見其跡頻頻指示皆無極之微言程

門觀未發氣象正從吾心無爲無事無思寂然不動時默默體認而天地聖神之奧皆不可識非二氏之淪于虛無者可同日語也

寂然不動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遂通者中節之和道之率也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君子愼乎動以還其寂然之體者修道而教也孔孟以後逮及周程張朱諸大儒皆修道而教思誠者之事

學人第一要有識見識見不高縱有小執持亦不過規規自完能幹得甚事古來能辦大事須開第一等眼

界認第一等題目做第二人便是無識

思慮紛亂此心無主總因志氣齷齪識趣卑暗瞻顧違

而繫戀深卓識高明之士看破一切齷齪卑陋之習

知水火之必不可蹈必不肯思量蹈水火邪思雜慮

不期省而自省矣

謂富貴為賢者不欲豈情也哉只不以饑渴之害為心

害是其所以異于人者耳

康節學于穆伯長每有叩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

人于道理須經自己思量方有悟入程門亦時有此

意所以多高弟泛泛問答祇是一番酬應而已何關學問之事

人知軀殼之爲己而不知精神乃眞己也精神日流轉于軀殼之中與天下之事物相酬酢而人不可見即體物不遺之鬼神也能養得此精神完固充周便是不以生而存死而亡吾之神與天地之神當不作殊觀

知好樂二步深一步愚謂好樂非難而知爲難蓋好樂者知之盡境也知之至自佳手不得唯不知則日覓

覺于離迷鬼蜮之場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逐日飲逐日食不知飲食之味其所以異于禽獸者幾何無念中忽起一念而此念遂燎原不可撲滅皆緣乎昔貪妄雜慮多思路慣熟遂不能自主法當究詰其何以發端何以歸結眞是以身試法自當驚汗無地雜慮漸少則此心清明漸復困勉之功多如此

能生君子之敬者自能祛小人之侮非誠慤端重不苟于言動者不能

吾人一點性靈爲天地古今大主宰只爭悟不悟耳悟

則天之高明吾性之高明天高明之覆物吾性之覆物也地之博厚吾性之博厚也地博厚之載物吾性之載物也前乎此者幾千年後乎此者幾千年人賢愚世治亂總此天地民物耳無庸紛之吾性之中欲推之乎吾性之外不可得也雖不悟則生不知生死不知死與草木同朽與禽獸同蠢豈不可哀

顏子有善未嘗不知仲由喜聞過此是聖學眞血脈陽明謂其弟子曰你私意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愚謂學者千言萬語都不濟事只能克去己私還

善改過便是立命功夫

夏峯集卷一

楊保恒謹校